





前漢書卷七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

師古曰雋音字亮反又辭亮反○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

兩音景本只音徂亮反

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宋祁曰邵本無必

字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

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

師古曰督謂察視之

東至海

以軍興誅不從命者

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典軍之制

威振州郡

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



冠帶櫛具劍

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

作山形如似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櫛音磊標音匹遙反○宋祁曰注文

浙本有似字疑其意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

重復當刪去似字佩也禮記曰孔佩也禮記曰孔袞衣博帶師古曰袞大袿也言着袞大

子佩象環也以為朝服垂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門下欲使解

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

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

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躡音山

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

矣師古曰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

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宋祁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

曰庸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宋祁曰

常也適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意南本作

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

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

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

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

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

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其母輒問不

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更反其母輒問不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即不

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

出母怒為之不食○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故不疑為吏嚴而

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師古曰旒旒旗之屬

畫龜蛇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

其首即今之下裾冒也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太子公車以聞師古

日公車主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識之者令視共也有素

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

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

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

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

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

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日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也○宋祁曰注文奈字上浙本有其字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

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

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

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

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  
三



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

日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日何人也他皆類此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

師古日湖縣名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

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日幾

讀日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

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日故昭紀謂之

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

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

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

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

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日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

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謹說師古日說

讀日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

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

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

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

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日視讀日

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

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日繇讀與由同



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  
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今仕官至二千石○宋祁曰官

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字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

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

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滿三月賜告廣

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

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

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

供音居共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

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

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請族

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

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

老人廣所愛信者日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師

日幾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老人即

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廣曰吾豈老諄不念

子孫哉師古曰諄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令子孫

乾隆四年校刊



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羸  
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宋祁曰眾字下疑有人字吾既亡以

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又此

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

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皆讀日悅

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郟音談其父于公為縣獄

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羅也

也遭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

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

勤苦○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

繫于壯奈何師古曰景德本字也音力瑞反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

自殺○宋祁曰景德本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

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

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

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

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

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宋祁曰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六



前於是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

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

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宋

與南本作與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

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

宣帝立○宋祁曰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

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師古曰

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

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

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

禮

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

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

無冤民師古曰言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曰

寬平皆無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

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承乃言嗜

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

飲字失其真也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

魚列反○劉攽曰予謂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

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爾兩

字不同疑當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

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  
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  
七



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

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

曰天子皆可定國所言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

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以朝日

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以職事

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

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

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師古曰寢漸也民多寃結州郡

不理連上書者○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交於闕廷二千石選

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災害吏

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日促重音直用反關東流民

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

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

此咎師古曰塞補也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曰悉盡也定國上書謝

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

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師古曰以遭饑饉不能相養丞相御

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

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方今年

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

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母有已不宜各以實對



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

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

也錄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

日言積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

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師古曰非

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所以此災經曰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君雖任職何

必顛焉師古曰顛與專同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其

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師古

也盡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

失師古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

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宋祁曰南

以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

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

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

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

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

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

世云燕守具喉市律師人出以魯法漢對禁國襲繼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九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

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

之師古曰以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

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

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

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

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

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

師古曰撞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

反宮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

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欲御樓船廣

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

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

日言不以禮終不得立廟也一日以見死傷犯於齊繫

不得入廟祠也。劉攽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陽夏

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上不說師古

矣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先歐導乘輿也

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

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乃

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與丞相定國大

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十一



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

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

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泊小臣也。劉放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

其安車也主璽百直乘輿師古曰璽百直乘輿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

也縣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

陽長梅邑令師古曰梅音詢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

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傳文讀曰附

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畧同自元帝時韋玄

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

也著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

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

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

不立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

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其踪

也迹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

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敘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

也然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夫嚴謂尊嚴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

十一



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

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

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

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是不以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

卑臨尊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

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

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

辭言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

可長年享國師古曰行行流民幽州音下更反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俵有意者

師古曰勞俵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俵者以恩招俵也勞音盧到反俵音盧代反言勃海鹽

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師古曰恣民煮所過見稱舉奉

使者十一人為最○宋祁曰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

使者十一人為最今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

景祐本越本無舉字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

事中繫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繫先是太

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

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

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

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後上

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

治水次第山川高下常



明此經故使行河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也行音下更反

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

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

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日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

說是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

子孫邪當日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

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

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

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

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

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

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

耳非必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

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

謂韋賢也宣嬖宣會元壽元平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

博士遷東平太傅宋祁曰太守刊誤據史館本作傅禹以帝師

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

師古曰繇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

人不得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



徒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廼策宣曰有  
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  
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  
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  
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  
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  
上廼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  
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  
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  
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爲言覆音芳日反臣資性淺薄

年齒老耗師古曰耗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

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埃寘溝壑師古曰埃古侯字莽白

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耗昏亂

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勲豐册詔君其上大

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

宣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繫師古曰繫音力瑞反亦其次也于

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

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劉奉世曰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



氏特用古字此乃哀矜折獄爾如顏說則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鰥寡乃哀之哉薛廣德甫刑之言鰥寡洪範之言禬獨意義自不同也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曰遁讀與巡同彭宣見險而止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于失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于此矣

前漢書卷七十一

前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臣召南按此天漢二年事也勝之河東人以光祿大夫出為直指使者至

太始三年為御史大夫

于定國傳為廷尉十八歲臣召南按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至甘露三年遷御史大夫公卿表作為廷尉十七年遷蓋從為廷尉之次年實數故與傳不同也

萬方之事大錄於君○顧炎武曰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于大麓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

也



時有此解故詔書用之飛對大綏萬餘之苑益西京

薛廣德傳沛郡相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薛公獻

策滅黥布封千戶侯生瑒瑒生茂宣茂宣生懷則懷

則生引孫引孫生廣德平當傳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注

平當傳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注

于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臣召南按此文西京所行

偽泰誓辭也郊祀志亦引此文云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然則傳於亡窮四字當所直

書撰以結引書之意也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臣召南按此但言由布衣

而以文學升庸者耳不然絳侯條侯輔佐文景非父子

宰相耶

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毛

詩禮記鰥寡之鰥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

也師古注非



山明古哉哉

若斷其難寢之難者於保其衣保之難者於保其

贊于安園安于京師昔林出桐竹云云○應炎左日手

幸昧耶

前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二

漢蘭臺令天不史班少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

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

鼎遷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

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

在維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

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一

考證

一



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也師古曰事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師古曰懦柔弱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

下○宋祁曰浙本多二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

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

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

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

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略一無取焉○

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

字角不成字當作角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

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甲辭束帛

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

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

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

君平字真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

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

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

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

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

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與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博覽



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師古曰嚴揚

雄少時從游學呂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

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

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

可得誦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

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

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

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以

名為病盍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盍何

因名卿之執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執之名卿庶幾可以不

朽揚子以為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

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

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當惡乎成其名師古曰惡於

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

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

君平湛深元默無欲師古曰湛讀曰沈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

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

和和氏璧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

也諸之也寶乎自此已上皆揚雄之言也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

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

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



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

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遷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

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

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

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慙古怛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宋祁曰注

文怛字下疑有怛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

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者非古有道之風也

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劉放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慙慙

者蓋傷之也今皆誤矣陽夏公云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

倒文取新古蓋多如此不為誤

日縣名也音房預○宋祁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

日注文音字上當有方與

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宋祁曰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

一本無也字

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思古曰舍止息是時人皆得其

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

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蒞蔽芾

小樹貌也甘棠杜梨也菱舍也蔽音必二反芾音方未

反菱音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擗銜臣瓚曰擗

日擗挫也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叱亦叱手苦

於箠轡師古曰箠馬策音止藥反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四



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宋祁曰克景作克校作報浙本作克夏則為大暑之

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偃薄師古曰偃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

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奕柔也音而克反非所以

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

也高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

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

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

豈徒銜楛之閒哉師古曰銜馬銜也楛車鉤心也張揖以楛為馬之長銜非也楛音其月反

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以實下

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

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

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

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宋祁曰登疑作發則福祿其轅而社

稷安矣師古曰轅與臻同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

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

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

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

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慙

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

寡人造行不能無情○宋祁曰情疑作愴類篇渠伊反畏也敬也中尉甚忠

乾隆四年校刊



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  
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弼

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

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

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以喪

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眾事

宋祁曰南本浙本母有所發句上有母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且何獨喪事凡南面

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

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

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大將

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

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

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

量音力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

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

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

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

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

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



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  
 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  
 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  
 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  
 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  
 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公卿幸得遭遇  
 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  
 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  
 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

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  
 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  
 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  
 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以  
 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  
 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  
 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是敝深難久行是  
 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  
 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師古



曰寢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

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

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

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

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唯

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

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

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

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

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

言其父自主婚也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

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

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宋

南本浙本作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

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

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

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

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驚不通古今師古曰驚至與傲同

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



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宋祁曰注  
文一本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

省尙方師古曰尙方主巧作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古者工不

造瑇瑳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瑇者刻鏤為文瑳音篆非工商之獨賢政

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

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謝病歸琅邪

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

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吉後知

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

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

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

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言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趨也舍止息也

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

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

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

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

勲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遷其有口辭

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

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



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

日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日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婚姻之家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諛之辭師古曰諛詐言也音虛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錯置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



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

莽遣就國歲餘為傅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

社席之事一讀傳曰附謂近幸也自古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

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

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

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去位家居

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

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為博士涼

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

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

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師古

曰虛已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

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飲也

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珉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

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粟而

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

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

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



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

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爭

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衣服

履袴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袴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

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

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

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臣

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

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方今宮

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

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方今齊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

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

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銀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

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

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

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見賜杯案盡文畫金

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東宮之費亦不

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

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

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傳

十一



日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

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

宮師古曰此填字讀與寘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

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

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

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

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羣臣

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

日取讀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

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眾庶葬

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

在大臣循故事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

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

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

妾勝也故請止留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

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

苑地以為田獵之圃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

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自反方今天下饑

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

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二 文傳



上帝臨女毋貳爾心

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謹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

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鑒甚可

當仁不讓

師古曰論

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

師古

曰揆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

師古

下猶言高下謂苟順

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師古

從也上音時掌反

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

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

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

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

不完

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

有田百三十畝

下過意徵臣

師古曰過猶誤也

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

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廩

食太官

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

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絲絮衣服酒

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

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

賴陛

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

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中茅

愚臣所當蒙也

師古曰少古草字

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

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

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

師古曰洿與汚

同音一

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



為臣具棺椁者也誠恐一旦躡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

音顛履躡也仆音赴仆頓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

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

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

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其

壹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孜同孜

致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曰奠今未得

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讀曰歟

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

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

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

懷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

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

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

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

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

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

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

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

十萬人已上○宋祁曰已當作以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



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  
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

日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

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

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

賈則獲二千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

摔少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摔拔取也少古草字也把

兀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搯音蒲交反已奉穀租又出橐稅

師古曰橐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

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

賈師古曰賣田與人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而更為商賈之業

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

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

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

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

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日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

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又諸官奴婢十萬

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

庶人廩食師古曰給以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

日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

十六



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

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疑者白明也

以與民師古曰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

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

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日縱者

嗜讀日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

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

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

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

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干

高反○劉放曰百姓下多者字宋祁曰去者字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

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詐也謾音慢又音武連反諄逆而勇猛者貴

於官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

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

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大彘家富執

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

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

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

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

而已止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

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

師古曰解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況乎以漢地之

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

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

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

日幾音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

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

祖之苦師古曰言取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

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

字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

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

日解讀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

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

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

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

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

迭互也



親盡則毀故曰迭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

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

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

傳○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干見反二人相

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

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

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

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宋祁曰

有出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廼去州舉茂才為重泉

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

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

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有詔皆徵勝

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

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有詔為駕龔舍

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

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

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

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

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



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

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

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

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

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

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

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

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

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勝曰將軍以勝議

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

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常

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

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

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

曰何若言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

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母

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對曰受夏侯常尚

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譖去即應曰聞之白衣

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

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三



勝窮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事下

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

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劉奉世曰前云博

博士者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矯謾

亡狀師古曰疾急也。矯古情字。謾皆不敬制曰貶秩各

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出

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

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

崩初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

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

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

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

官人行得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

過驛也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

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

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

者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

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

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

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大夫其修身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

三



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

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孔武仲曰龔勝邴漢

人而不名時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大中大夫特詔行於

道舍傳舍傳舍如今驛舍也漢得入驛如此之嚴也於

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

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

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

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舍家居在武

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

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

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

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

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

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

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

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

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不應

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

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

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

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也諸生謂學徒也行音下更反



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

南牖下師古曰牖窓也於戶東首加朝服拈紳師古曰拈引也

卧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拈紳故放之也拈音土賀反使者

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

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

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

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敬使者故謂之使君無

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反說音式銳反至以印綬就加勝

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

須秋涼迺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

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

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

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

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

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宮煥反斂音力贍反

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

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劉放曰勝意一葬之後更不得隨

俗動冢土種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

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

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



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薰芳草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

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

東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

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

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

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

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

之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

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眾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

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

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

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義失傅太后

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

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

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

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

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

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磊論議通古

今喟然動眾心師古曰喟然嘆息貌音丘位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三



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

重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

如字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

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

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惑鄧展曰不

天下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

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

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

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上行反貪吏並

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音步浪反豪强大姓蠶食亡厭

四亡也宋祁曰大姓下疑有家字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

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晉灼曰避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

皆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

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治獄深刻二死也冤

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怨讐相殘

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

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

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也相

諸侯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

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

三五



為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

拱默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謂如臣宣等為愚

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

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

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

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拮鞠也拮音居黠反○宋祁曰浙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空孔也父

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

乎師古曰安焉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

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

人茹之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

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日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

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

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官不當受於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豈

不難哉師古曰說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

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

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

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

光師古曰說師古曰說

師古曰說

師古曰說

師古曰說



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

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龔勝

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

輸委積者也委音迂偽反輸音式喻反○宋祁曰注文輸景本作式俞反可大委任也陛下

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

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

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

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

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

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

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

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

辭師古曰呐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

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

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

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

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

歲之朔月之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

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

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光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書卷三十一

七



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

歛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歛音翁說音悅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

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虬日連陰不雨師古曰此虬音干

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

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葭音孚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

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諂語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臧

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

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

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時時往夜者行音下更反上冢有會輒太官

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

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

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

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

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

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

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被省視也欲使海瀕仄陋

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刻也間空隙

極竭翬翬之思師古曰翬音沐沐猶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宋祁曰浙本無竭字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納宣言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三

列傳

三



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

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

得行中央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沒入

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

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

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宋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下廷尉獄

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

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

早旦欲人朝也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

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

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之長帥也雄為之雄豪也遂家于長子師古

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

州郡以臯法案誅諸豪桀師古曰風讀曰諷及漢忠直臣不附

已者宣及何武等○宋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婿字皆死時名捕隴西

辛興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興與宣女婿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師古

日飯音扶晚反宣不知情○宋祁曰情字上疑有其字坐繫獄自殺自成帝

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遠王思齊則薛方子

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

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遂音于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



之俱稱周武師古曰飭謹紀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也讀與勅同紀

透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

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履也空服虔曰履猶履也師古曰

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器遺之也

被虛履也空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師古曰被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

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

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

稅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其子攀棺不聽曰死

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

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

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

山在陽城有許由祠。宋祁曰由字按注并贊使者以

聞莽說其言不强致師古曰說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

文師古曰喜音許吏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

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隃麋扶風奏免豫州牧鮑宣京

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

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

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粟

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



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

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

安欲降竟竟手劔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

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發跡

雖異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師古曰言

蘭桂異類而各芬馨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

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

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

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

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跡也宋祁曰注文之字當刪 貞而不

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

避亂朝詭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

詡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遯及兩唐







角作角蓋緣不知崔偓佺之論耳

其後谷口有鄭子真○按地理志谷口縣屬左馮翊

王吉傳琅邪臯虞人也○臣召南按吉為琅邪王氏之

祖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秦將王離子元避亂遷琅邪

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始家臯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

里

今者大王幸方與○胡三省曰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

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

歐陽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注師古曰以仁撫天下云

順云○胡三省曰此以仁壽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

夭折也顏注非是王嘉慶文選且博遠向是發

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云云○真德秀曰吉意以下

蓋史家撮其大旨如此非本文也

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臣召南按賢父子猶云賢父

之子趙藻臨梁蠅禽與藉章曹袁皆不出表世謂

兩龔傳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臣召南按韓

福事昭紀作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紀係錄詔書原

文疑此八月當為正月之訛又按羊壹頭壹字應作

各本俱誤耳宋上蘇林於師堂以長博吾案出蓋

勿隨俗動吾冢云云注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



掘云云○顧炎武曰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栢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更壹字孰非鮑宣傳勃海高城人也○高城地理志作高城時書薛方嘗為郡掾祭酒云云○臣召南按鮑宣傳特附薛方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皆不仕莽世清節著名者据後書卓茂傳茂與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六人同志又申徒剛宣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吉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逢

前萌王君公周黨譚賢殷謨王霸戴遵皆立志較然不汚新室爵命宜與薛方諸賢牽連書之乃莽大夫揚雄一傳累牘連篇而於諸賢聊表一二此則班氏之失也

皆見褒表至大官○臣召南按兩龔子孫後書無傳鮑宣子永孫昱三世司隸後書有傳而宣妻桓少君在列女傳



前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昔見爽去至大官

八

繼

字

前漢書卷七十三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傳第四十三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

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戊荒淫不

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于鄒又作一篇其諫

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黼衣朱紱四牡

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

作黻其音同聲○宋祁曰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形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

一



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齊羣邦以翼

大商師古曰翼佐助也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

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反至于有周歷世會同

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王報聽譖寔絕我邦應劭曰王報周

絕豕韋氏也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也

臣瓚曰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也劉攽曰予謂王報時詎有豕韋哉有豕韋亦非

王報所能絕也又云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周之逸政久矣不由報也孟此詩為不曉其祖者賞罰之

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庶尹羣后靡扶靡

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

之長也羣后諸侯也我祖斯微庶于彭城師古曰言我

隊失也音直類反遂微也遷古遷在予小子勤諉厥生師古曰諉歎聲音

字其下竝同諉浙本阨此嫚秦耒耜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嫚悠悠

作唉嫚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

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

赫有漢四方是征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

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其音皆同靡適不懷萬國鹵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鹵古攸字攸

而來萬國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師古曰

兢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謹戒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

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迺及夷王克

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

王立四年而薨戊乃嗣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故言不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如何我王不

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

繼其祖考之業也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

我王以媮師古曰媮與愉同樂也言眾人失此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

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恢大諛諛言也大踰踰諂

夫号号黃髮如淳曰踰踰自媚貌也師古曰号号音五各反如何我

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

從逸游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師古曰藐與嫚彼顯祖輕

邈同應說是也下臣孟自謂也從讀曰縱曾不夙夜以

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

休令聞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

司執憲靡顧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顧讀如古協韻正遐繇近

殆其怙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勗慎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

同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鑿嗣其罔則師古曰不思鑿戒之

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岌岌動貌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

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

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

所不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

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

則行無所愆謂雖有員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

乾隆四年校刊



員與云同。劉奉世日老人髮白。歲月其徂年其逮者

久而變黃色非謂更生而黃也。師古曰逮及也。考者老人面色如垢於昔君子庶顯于

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我王如

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

近者言遠者老之人也。近音其。斬其在鄒詩曰微微小

子既耆且陋。師古曰自言年。豈不牽位穢我王朝。應劭

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汗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恐已穢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征也。

○宋祁曰牽一作幸淳化本。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

余躬懼穢此征。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

注文便行字。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

下疑有去字。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泊小臣。應劭曰古者

仕泊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

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

當作遷後。既去禰祖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

遷絕同。禰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禰我徒衆貌。一曰禰

也禰音禰。禰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禰我徒衆貌。一曰禰

乃禮反。禰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禰我徒衆貌。一曰禰

負者謂隨。爰戾于鄒鬻茅作堂。師古曰戾至也。我徒我

其徙居也。環築室于牆。師古曰環遶也。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

于王朝。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彭城。其夢如何夢爭王室

其爭如何夢我王弼。師古曰弼戾也。言夢爭王室之事

事字下疑有而字言字。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

下疑有故怨之三字。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

乾隆四年校刊

小傳

四



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明音丘位反覽音工效反。宋祁曰外邦字疑為異邦。念我祖考泣

涕其漣師古曰漣漣泣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嗟也絕謂與舊

居絕也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言示

我遺業也洋洋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音祥又音羊。

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也我雖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俛爾樂亦

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俛和樂貌音口且反。宋祁曰景德本絕作端。孟卒于鄒或

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

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尚書以

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

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

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

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曰與讀曰豫。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

太后宮名為太后官屬也。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

丞相封扶陽侯孟康曰屬沛郡。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

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

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

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

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

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如淳曰籬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

器蔡謨曰滿籬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籬



答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劓為籛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籛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宋祁曰籛浙本不從竹詳蔡注不從竹為是注文吾陳字下疑有留字劓字疑作笮

立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

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馬也○宋祁曰與疑作輿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

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

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初立成兄弘為太常

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

故勅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

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不肯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

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

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干

見共矯賢令師古曰矯託也使家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

言其以大河都尉立成為後賢薨立成在官聞喪○宋祁曰

越本及別本作在官或作任官又言當為嗣立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

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宋祁曰笑作咲注文大

小便下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

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立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

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廼與立成書

師古曰即案驗立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六



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晦而不宣師古曰晦

讀與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

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

小人也○宋祁日子字下疑有之字立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

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立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

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

以立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立成不得已受

爵○宋祁曰受字下疑有侯字宣帝高其節以立成為河南太守兄

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立成徵為未央衛尉遷

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

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

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

內侯立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

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

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以此伯故天下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

商邑四牡翔翔師古曰翔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

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爵位○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肅肅楚傅輔翼元

夷師古曰元王夷王也厥駟有庸惟慎惟祇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

師古曰庸亦常也即上車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

佚與五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我節侯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三 列傳

七



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合韻音問左右昭宣五品以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

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既耆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致仕

也懿美也厥賜祁祁百金泊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泊及也國彼扶

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

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

師古曰穆穆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觀國之輝師古曰輝

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

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辭也休美也致我小

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己身而留在京惟我

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婿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婿古惰字也

削爵為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

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

師古曰言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

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

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後

竝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

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華

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往也尤過也師古曰

日貳謂不一也言心不專一致此過也隊彼令聲申

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釋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

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

乾隆四年校刊



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風乃召拜立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立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立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立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玉缺曰玷復音房目反難古艱字玷音丁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念反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之人皆肅敬以善其德也

也師古曰詩邶柏舟日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閑習之貌音徒繼反○宋祁曰棣棣疑作逮逮咨余

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逮及也曾是車服荒嫚以隊師古

日會之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

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我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

言早夜常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言自約天子

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顧我傷隊爵復我

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

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贊曰案古文宅度同師

古曰先后即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

也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

人助我興盛羣公百僚我加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而為職務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三

小傳

九



三事惟難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

同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力於

此然懼非所居居此然懼非所居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韻音基庶反今我度

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

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天命無常唯善是祐謀當爾位無荒怠也慎爾會同

戒爾車服無媚爾儀以保爾域師古曰媚亦古情字也域謂封邑也爾無

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

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效而怠慢也於戲後人惟肅惟栗師古曰於戲讀日嗚呼

無忝顯祖祖一作位以蕃漢室立成為相七年守正持

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初賢

以昭帝時徙平陵立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

日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

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立孫乃

絕立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

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

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

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宋祁曰疑作於賜爵關內

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

十餘人初高帝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

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



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宋祁曰

二越本作三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

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

十七所宗廟之數也○宋祁曰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

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

史皇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

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

側之別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

六月七月三伏立秋廡婁又嘗棗八月先夕饋殮皆一

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

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便殿歲

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

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

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

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

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

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

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

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

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



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宋

宋祁曰浙本無威字一字當作壹。師古曰同軌

江浙本竝無地字。示法制齊也。○宋祁曰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

尊祀師古曰共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

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日預其與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立成御史大夫鄭

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

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宋祁曰江南本

繇中出生於心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

為能饗親師古曰言情禮皆備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宋祁曰浙本無助字尊親之大義五帝三

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改也詩云有來雍雍○宋祁曰

練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雍篇

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來

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

則穆穆然承事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

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

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

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

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



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

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師古曰顯

日顯與專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

議立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

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

結反○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禘也壹一祭之祫也祫音大系反祫音洽

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

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

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昭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

師古曰祖所從出者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

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宋祁曰配字下疑有之字立親廟

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殺漸降也音

所例反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

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

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二聖文

王武王也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師古曰

日謂之成王則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離也

音于萬反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宋祁曰帝字上疑有皇字宜為

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



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

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

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

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

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出美人重絕人類賓

賜長老○宋祁曰賓字折本作賞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

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

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諫大夫尹

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

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乃下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

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

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

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

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

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

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

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劉攽曰

予謂此言壹體者以孝宣為昭帝後臣子壹體也尋其文自可見孝景皇帝廟及皇考

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立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



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

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

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

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

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

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宋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

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禮記

祭法之言瀆煩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閒祀皆

可勿復修師古曰閒音工竟反上亦不改也明年立成復言古者

制禮別尊卑貴賤○宋祁曰貴字疑有明字國君之母非適不得

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日嫡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

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立成薨匡衡為

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

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宋祁曰詔字南本浙本作召衡深言不可上

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

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

師古曰育養也休美也烈業也○宋祁曰恐疑作懼字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

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



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

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

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今皇

帝有疾不豫廼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

曰序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

承祖禰之大義○宋祁曰義越本作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

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

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

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目反如誠非禮義之

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當受其殃

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

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

讀曰祐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壽者而眉秀也疆境也居良反令所

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猶還也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

謝毀廟日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

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

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

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

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者也墮音火規反上陳太祖

間歲而禘師古曰間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三 列傳

六



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

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

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

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尊祖

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日申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祀皆可亡修師古曰閒音工

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

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

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子孫本支陳

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摠引之也錫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

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誠以為遷廟合祭久

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

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言不敢不從即以令日師古

日令善也謂吉日也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

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

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日恭皇帝願復修立承祀

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

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

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

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宋祁曰廟字下疑有寢字

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

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



載皆言不當

師古曰六藝六經也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

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

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師古

日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

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

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

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其

下亦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

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

師古曰卒終也

案衛思

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

師古曰言不當毀也

孝惠孝景廟親盡

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

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

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

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

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竝食於太上寢廟

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成帝崩哀帝即位

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

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

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

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

宋祁曰所謂為疑作所謂

臣請與羣



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

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

君猶不得與祖宗竝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

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

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竝侵獫狁最彊

於今匈奴是也○宋祁曰狁至宣王而伐之○宋祁曰

本有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

詩也薄伐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

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

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

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

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宋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

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

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縷春秋紀齊桓南伐

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

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是故棄

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師古曰伯及漢興冒頓始

疆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

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

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

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

乾隆四年校刊



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  
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  
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  
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乃遣  
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  
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音下門反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  
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浪音郎西伐大宛並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  
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師古曰婼音而遮反○宋祁曰景祐  
本越本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宋祁曰斥  
臂作肩

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

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摹其

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

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

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

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

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

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



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二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法

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

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

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宋祁曰注文太庚周公為毋逸景祐本作康校作庚刊誤據商紀改作康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繇是言

之宗無數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

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

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

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

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

翦勿伐邵伯所茇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己在前翦字與翦同茇音步葛反思其

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

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

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



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正也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竝同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禘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禘為壇墠掃地而祭也師古曰禘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禘音他堯反墠音善○宋祁曰注文是字刪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

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

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

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

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宋祁曰惠景字下疑有廟字失禮意矣

至平帝元始中○宋祁曰越本無至字校本添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

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蔡義也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

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

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

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

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



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

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

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

毀此兩統貳父○宋祁曰父江達於禮制案義奏親諡

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

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

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

也○宋祁曰文字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

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罷南陵雲陵為縣

奏可○宋祁曰文字

○宋祁曰文字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

者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宋祁云注文謂固亦

具顯以示後人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劉敞曰注謂

字注在上合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

自元成後學者蕃滋師古曰蕃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

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

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

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考證諸論之類

又同音甄文姓古今異體

其同甄安三公

自云如

其

其

前漢書卷七十三

前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韋賢傳至於有周歷世會同○臣召南按唐書宰相世

系表曰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為夏諸侯少康

封其別孫元哲於豕韋其地滑州韋城也豕韋大彭

世迭為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為氏其

說即本此詩然豕韋顯名夏商國語左傳有明文至

周以後書傳未見若春秋戰國數百年中則諸書並

無有國名豕韋者韋孟謂歷世會同豈可信哉漢初

人去古未遠其自譜世系即已荒畧如此宜無怪乎

王楊子雲之自叙多誤也



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注應劭云云○劉攽云云○臣召

南按孟詩已不可解應劭又從而實之愈誤劉攽之

論確矣但詩中尚有可疑者漢以高祖諱邦為國此

句及下文寤其外邦於異他邦凡三用邦字倘所謂

臨文不諱者耶

勤諛厥生注師古曰諛歎聲○楊慎曰方言云楚謂然

曰諛說文諛鷹也離騷云欵秋冬之緒風說文欵鷹

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

耒耜以耕○文選作耒耜斯耕又克奉厥後選作克奉

厥次又臨爾下土選作照臨下土又殆其怙茲選作

殆其茲怙又彌彌其失選作彌彌其逸又致隊靡媿

選作致墜匪慢

韋賢子元成輒下從者與載送之○顧炎武曰下字如

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云

夫○臣召南按天子七廟祭法禮器家語穀梁傳荀

子王制無異文也謂自古天子五廟周因文武始加

七廟惟韋元成此文而鄭康成注禮乃据其說商書

不云乎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虞喜曰七廟不始于周

伊尹已言之矣元成言禮甚踈故傳末詳載劉歆七



廟之辨以糾其違如言甄其親其末新禮隆禮

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臣召南按景帝初年詔即

尊孝文為太宗是即百世不祧之廟與高祖並崇矣

可因親盡而毀乎宜許嘉等駁其議也又悼考立廟

非正宜有尹更始之言禮祭去無補定謂梁公

周文祖以少廟者以司黜故世文王受命而王云

與益世一法為之不以之其建以立至其家也

草賀子云如禮不齊者與禮教之九月日不字

獸非禮聖聖

前漢書卷七十三考證其文在禮禮

### 前漢書卷七十四

專不漢同蘭卒文臺禮官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

矣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

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師古

謂縣之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

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

刑曰浙本遷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四



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

獲罪○宋祁曰罪字疑從臯書乃自免去相使拯追呼之遂不肯還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

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殆危也武庫令西至

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

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

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

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

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

戍卒若今衛士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

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

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

辜之久繫踰冬會赦出○宋祁曰繫字下疑有之字復有詔守茂陵

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

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君子臧器

於身待時而動言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蘇林曰霽音

不顯見其材能贊曰此兩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居部二歲徵為諫大

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

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



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尙書事

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

子此傳誤

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

世爲大夫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

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

師古曰繇與由同

今光死子復

爲大將軍

劉敞曰禹不爲大將軍字之誤也

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

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

師古曰通籍謂

禁門之中皆有各籍恣出入也

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

師古曰

日寢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

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

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

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

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

師古曰雍讀曰壅

宣帝善之詔相給

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

侯令就第

師古曰禹及雲山也

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

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

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

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

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

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

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

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



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  
 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  
 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  
 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宋祁  
日湖本  
無屯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  
 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  
 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  
以兵事動之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  
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  
 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  
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

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

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  
臣在天子左右者

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  
伐顓臾孔子謂冉有

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師古  
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

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上從相言而止相

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  
國家故事又

觀前人所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便宜之章也



數條漢興已來○宋祁曰已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

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

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

末師古曰日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

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

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因也竊伏觀先帝

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

貧窮發倉廩振乏餒師古曰餒餓也音乃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

天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通師古曰言

其往來不絕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

不絕也宋祁曰注文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

者滯米粟也音字當作讀曰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

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

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師古曰

日謂視年師古曰畜讀曰蓄禮歲之豐儉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記王制云國無九年

之蓄日不足無六年之蓄日急無三年之蓄日國非其國也○宋祁曰亡字上疑有故字元鼎二年

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師古曰溥與普同○宋

一讀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

日慮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師古曰捄古救字今歲不登穀



暴騰踴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

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

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

帝盛德以撫海內師古曰帥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上

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

明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

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

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

曰豫卦象辭也忒差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宋祁曰注文繇字下

當有讀字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宋

祁曰江南本紀字下無日字浙本有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

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規南方

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衡西方之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矩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中央之神黃

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宋祁曰浙本無下字

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華冬

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與坎治則雹明王謹于

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節授乘治也



民事

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

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

絲麻遂

師古曰遂成也

山木茂鳥獸蕃

師古曰山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

民不

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師古曰說讀曰悅

政教不違禮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

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

師古曰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宄繇與由同下類此。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下字下當有皆字

臣愚以

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

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

書天子所服第八

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

不曰大謁者

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

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

師古曰蕭何周昌也

謹與將軍臣陵太

子太傅臣通等議

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

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

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

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甌殃年壽永究

師古曰究竟也

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

趙堯舉春

應邵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音五奚反

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

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



頗非時節

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一日新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宋祁曰罷音

疲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

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

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

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

相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

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

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

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

削爵為關內侯

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

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

吉以故廷尉監徵

師古曰被召詣京師

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

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

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吉擇謹厚女徒

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

師古曰閒讀曰閑閑寬靜之處也燥高敞也

吉治巫

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

師古

日長楊五柞宮並在盤屋往來二宮之間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

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師古曰條謂跪錄之

亡輕重

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



者不納

○宋祁曰納字疑作內

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

可

○宋祁云浙本無者字

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

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

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

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

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

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師古

曰幾鉅依反數所角反次下亦同○宋祁曰注文鉅字所字上疑皆有音字

吉數救保養乳

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

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

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

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

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

之屬任天下之寄

師古曰屬之欲反○宋祁曰注文之字上當有音字

孝昭皇帝

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發喪之

日以大誼立後

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

所立非其人

復以大誼廢之

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

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

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

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

○宋祁曰位列浙本作列位

未有所聞於

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

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

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



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

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朱子文曰豈宜褒顯豈令天

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

納而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

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

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

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尙書事宋祁曰親字下疑有治字

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

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

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

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

謂視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

養勞苦狀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

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

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詩不云虐

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其封吉為博陽侯邑

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

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上



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

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

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

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

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

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

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

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宋祁曰長休告浙

本無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

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

之名吾竊陋焉○宋祁曰陋疑作陋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

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

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嘗從吉出醉歐

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棄○宋祁

曰注末當添也字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

師古曰言無所容身也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由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宋祁

改注由注末也字疑作耳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音因

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

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

郡發奔命書馳來至○宋祁曰馭疑作犇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



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

師古曰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

兵馬者宜可豫視宋祁曰視字疑有瑣字吉善其言召東曹案

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

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

夫卒遽不能詳知師古曰卒讀曰猝以得譴讓師古曰讓責也而吉見

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

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

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宋祁曰注文與字上當有讀字吉又嘗出逢清道

羣鬪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

清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

舌師古曰喘急息音昌亮反○宋祁曰逐字下疑有失字吉止駐宋祁曰駐字疑作騎使

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

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

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

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音式

邵反○宋祁云大熱浙本作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

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

乃服以吉知大體宋祁曰當字疑有所字丑鳳三年春吉病篤

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



可復諱也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

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

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

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

然後乃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

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

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

以皇曾孫在郡邸獄宋祁曰景祐本作孝武無以皇字淳化本作孝武非江浙本曾孫

上無皇字刊誤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

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

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



祿故指言臥也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

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

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

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各本作譙字言姓又非也○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

守丞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

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

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日食皇

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飢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宋祁曰注文

廩字疑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

病時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

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也盪讀與蕩同

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

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師古

曰徼要也音工堯反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

君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

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

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專歸美

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

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

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



宜復其爵邑

師古曰復音防日反

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

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

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

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

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

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

○宋祁曰浙本無德字校本添

所以

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

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

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

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遠取諸物近取諸

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

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

師古曰名位在眾臣之上孝

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

其位

師古曰稱副也

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虜哉

師古曰言

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其並

宣中興

其並

其並

其並

其並

前漢書卷七十四

前漢書卷七十四考證云○

魏相傳舉賢良以對策高第○

延壽傳但彼文云以文學對策又祇舉褒崇節義一

段亦非全文也

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注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

今言兄子此傳誤○ 臣召南 按依顏注當如張敞傳

稱兄孫山然下文魏相封事曰兄子秉樞機即說此

中事蒙霍禹言之可稱兄子蕭望之傳亦曰光薨子禹

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與此文同似非誤也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蘇轍曰三人者非賢于趙克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徼倖功名之心則過于克國遠甚

中謁者趙堯舉春云云○

臣召南

按此趙堯疑另是

人必非江邑侯代周昌爲御史大夫者也上文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其事當在高帝十年之初丞相之改稱相國周昌之出爲趙相而趙堯代爲御史大夫叔孫通之由奉常徙爲太子太傅皆此年事也据功臣表江邑侯趙堯以漢五年爲御史則未嘗爲中謁者矣

丙吉傳吉奏記光曰云云○

臣召南

按此時定策吉爲

首功不止從前保護曾孫有恩也傳詳述其奏記云云見杜延年等勸光立宣帝其功實在丙吉之下

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按表作千三百三十戶又按此詔宣帝紀元康三年吉與史曾史元許舜許延壽及張賀子彭祖同日封







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  
 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  
 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又上林苑中大柳  
 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  
 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  
 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  
 起師古曰僵偃也偃臥於地音居羊反。宋祁云象字下疑有而字非人力所為此當  
 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  
 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  
 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

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

賢人賢人禮以帝位師古曰禮古禪字也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

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

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

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祇言惑眾大逆不

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

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

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

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

○宋祁云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字長公初雅反勝音升或式澄反一作升澄反

魯共王分魯西寧鄉

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宋祁云王字下疑有時

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

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

異後事藺卿

師古曰姓藺名卿藺音姦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

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

師古曰每出遊戲也勝當乘輿前諫

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土者陛下出欲何之

師古曰之

往也○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

王怒謂勝為祗言縛以屬吏

師古曰屬委也

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

言

○宋祁曰言字疑作泄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

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

師古曰惡謂忌諱也

察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宋祁曰注文為疑作謂

故云臣下有

謀

○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光安世大驚

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

師古曰卒

終也○宋祁曰白字上疑有共字

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

事東宮太后省政

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

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

師古曰與讀曰豫

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宣帝初即位欲



襄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

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

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劉奉世曰氐羌不在南恐誤昆明甌駼兩越

師古曰甌駼皆越號東定葳貉朝鮮張晏曰葳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葳字與穢字同貉

音莫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

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

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宋祁曰周之

後越本邵本無之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况師古曰况賜也

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師古曰效致鉅大也神人

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

副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

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

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

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百姓流離物故者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宋

祁曰者字下疑有過字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

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師古曰畜讀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為

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

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

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奏勝非

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



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

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

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

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師古曰論語孔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

怠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

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

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

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

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宋祁曰曩字疑作迺字其與列侯中二

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

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

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師古曰見於天子誤相字於前

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

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上聞而讓勝師古曰讓

也責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

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

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云通謂陳道之也懲勝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

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解

說其意若今義疏也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



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

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日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

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

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

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

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

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師古曰顓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宋祁曰注

顓字下當有音專字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

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

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

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王以也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

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

日共讀曰恭○宋祁云王字上更有梁字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

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

賊者不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其常先

敢起發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

其秩○宋祁曰注許字上疑有請字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五十五 列傳



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宋祁曰別本

作六十以風雨寒温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

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

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

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閒西

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

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言且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

天子說之師古曰說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

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末世

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

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

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上

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辜率相准如此法

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師古曰温室殿名也皆以房言煩碎

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曰鄉時部刺史奏

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

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師古曰顯顯友人五鹿充宗

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

日以閑宴時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

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



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  
 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  
 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  
 任不肖以至於此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  
 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  
 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  
 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  
 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房因免冠頓首曰  
 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  
 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

石隕夏霜冬靄師古曰靄古雷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

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

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

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上曰然幸其瘡

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

於往日又不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

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

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房曰

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

師古曰圖謀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



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

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

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石顯五鹿充宗皆

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師古曰立議云

也然元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

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

石以下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

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

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

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

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

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于消息也○宋祁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

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

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

也郡守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

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

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劉攽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

太陽而非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也已卯

庚辰之閒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五 列傳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

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前以

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

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

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

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

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

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

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

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自以

為憂責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

也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

之縣也音式再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

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曰為八十分分起

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

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疆弱安危

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温不效後

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

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此邪陰

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



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

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

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

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

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

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

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跋反邪說雖安于

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

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

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以

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眾所排博曰

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

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恐不可也博曰前楚王

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

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

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曰韋玄成也此尤不欲行考功者

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

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

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

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



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宋

祁曰與疑作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

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語在憲王

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

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

年四十一對之八出漢書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

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

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

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

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

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

愚為用師古曰鄉若迺懷邪知益為害宋祁曰知

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

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

無厭故為貪狼也。宋祁曰注文故多好多字多字可刪

貪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

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貪狼必待陰賊而後

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

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



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劉攽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可思自刑不可忌邪言夏殷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儆爾故當其日稷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武興及德勝殃乎今桀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  
孟康曰南方火為疾日爾

**西方之情喜也喜**  
孟康曰西方金生於巳盛於酉金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

**行寬大已酉主之**  
孟康曰西方金生於巳盛於酉金利刃所加無不寬

**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  
大故曰寬大也

**吉日庚午**  
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也

**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  
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

**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辰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

**戊丑主之**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辰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

**辰未屬陰戊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  
孟康曰辰未屬陰戊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

**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眾何聞而不論**  
師古曰論謂曉解之

**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

**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



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

主左右邪臣之氣也

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

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

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

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

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

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秘道

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

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人此當言皆

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

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

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

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不用甲也辰為

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

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

為侍者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

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

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

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

卯為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

孟康曰大邪即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

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

言忠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

何以知之見者以大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

正來反我小邪故也見者反正

孟康曰巳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

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

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

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

法

乾隆四年校刊



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為

子時十二時也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

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

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

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宋祁曰典疑作與字觀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

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

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

壬主之也觀情以律張晏曰情謂廉貞寬大公正姦明主所

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師古曰易也道周萬物故曰顯諸仁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

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

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

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

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

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

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

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

不能緩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

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獮道縣師古曰獮音桓○劉奉世

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陽夏公曰按地理志獮道乃天水郡十六縣之一表云列侯所食



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然則道國邑皆可謂之縣城郭官寺及民室

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

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

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

陷刑辟朕甚閔焉憐怛於心師古曰憐音千感反已詔吏虛倉廩

開府臧振拔貧民師古曰拔古救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

曰茂勉也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

失靡有所諱師古曰悉盡也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

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

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師古曰視讀曰示下類此聖

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

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

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春

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

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

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

貧賦醫藥賜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

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



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

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

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

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

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

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

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

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

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

王位張晏曰春也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

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陰氣

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

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

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

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

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

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

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

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



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

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

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宋祁曰注

文火災下疑唯陛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

孝武園白鶴館宋祁曰館字下疑有災字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

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

未見省咎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

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

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間卒其終始師古曰間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

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

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

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讀與由同不改

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

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眾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

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

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

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

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甚至今猶存



師古曰今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

和百姓洽足宋祁曰洽疑作給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

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

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

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龜池前鄉崧高後介大

河師古曰鄉讀曰嚮介隔也礙也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

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

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音于萬反陛下共已亡為師古曰共

恭讀曰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

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直居而改

作如淳曰直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故願陛下

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

一年之畜師古曰讀曰蓄次下亦同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

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

以周召為輔師古曰召讀曰邵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

皆得賢材也師古曰言所任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詩

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師古曰周

書亡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烏虜母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是也其詩則曰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

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



之大命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

甚難也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

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

下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為世故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

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讀曰邵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以疾

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地比震動

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頻也溷汙也音下頓反繇此言之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

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

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

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

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

左旋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

室之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

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

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

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

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

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

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



奉發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

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

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

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

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阨

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

明師古曰虞書臯陶謨之辭也天蓋言紫宮極樞通位

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

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

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太微四門廣開大道

門太微之南宮也四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

及樂緯也孟說是也○劉攽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

經蓋謂二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

夾張故少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

言也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

佐也故次帝廷女宮在後次太微為天帝廷女宮謂軒

轅星也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賢人易色輕略於

色不貴之也天官上相上將皆顛面正朝孟康曰朝太

垣為上將東垣為上相各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譏諫之言任佗



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師古曰諛諛小善也仡仡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揚

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殽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

無反者諛音踐仡巨乙反又音牛乞反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

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云然尚猶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也穆公

用之卒成霸業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

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

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疆輔

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

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

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

謠及輿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

之先見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

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

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

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宋祁曰南本無動字民字下疑有困字庶雄為桀大寇之引

也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

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閒者

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曰旁附也仍頻也重

直用反旁薄郎反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



康曰積水一星在北河北天淵十星在日數湛於極陽

之色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也羽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

也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

也於君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

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宋盛冬靄電潛龍為孽孟康曰黑

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幽囚之象也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孟

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藏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

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音步此亦

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

迺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故屬者頗有

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日月光精時雨氣應

師古曰精謂光明也宋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

祈師古曰精謂光明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

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天士

文士應宿台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宋祁曰注

賞公養士四字諸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師古曰闕音吐

反調古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宋祁曰聞皆

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

躍同湛為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為宜以時廢退不當得

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



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堤防省池澤稅以助

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

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

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

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

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

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

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太

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

自效師古曰比類也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

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閒宿留瞽言師古曰閒謂空隙之時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考之文理稽之

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

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

成象故曰縣象也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

之表也師古曰晷景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

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

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



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師古曰晦與暗同又音烏

感反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

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

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宋

日營謂繞也○宋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師古曰謂繞惑之

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

瘡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

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

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

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

夫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

位誠皇天之禁也○宋祁曰浙本官位下更有官位二字日失其光則星

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宋祁曰注文中陰

得施也當作月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

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銷息

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

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紀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

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

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

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過軒轅土后

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

三



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

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壓桑之此為母后與

政亂朝師古曰與讀曰豫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

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

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唯陛下親求賢士

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疆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令其盛

也疆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

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

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

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當以義斷之熒惑

往來亡常劉攽曰營當作熒周歷兩宮作態低印張晏曰兩宮謂紫微大微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

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宋祁曰注文義字疑作象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

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

龍軒龍也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

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既亂不成也熒惑

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宋祁曰注末疑少晉灼曰行遲貌六字佞巧依執微言毀

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

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

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宋祁曰注文兩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不以時解其憂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

三



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

師古曰微謂其事微○宋祁曰注未當有細字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

滅消散積惡師古曰滅與穢同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

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

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

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師古曰茀與彗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

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

篤右陛下也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

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師古曰虞書舜

典之辭也言三年一考功績三考一行黜陟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

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宋祁曰來字疑作

作春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宋祁曰小字疑作少字季夏舉兵法

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

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奧溫也音於六反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

罰○宋祁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

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

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艮卦

象辭也言動止隨時則有光明也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

之命不可不敬也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



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

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

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

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

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

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

絡也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

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

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涌與雨水並

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畎

音工犬反澮音工外反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

者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燁燁光貌寧安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

又沸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

傳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

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

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

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

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

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

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師古曰折



衝言有欲衝突爲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

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

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

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

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

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

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已解於上孔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虛言也陛下乘四海之衆曾

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

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

可使爲君子師古曰言在所以勸厲之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

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

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

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師古曰不敢出言也邪僞並興外戚顯

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

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

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

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私可以輔聖德



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

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遣歸農業以視天

下師古曰視讀日示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

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

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是反思之○劉攽曰衍一覆字

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

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

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

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

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

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

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

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

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東郡郭昌

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

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

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

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

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

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



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

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

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

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

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宋祁曰下得字可刪劉攽曰得道不得行下得字

衍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

其有益師古曰幾讀曰冀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

當劉敞曰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

而終其命也○宋祁曰南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

本浙本命字上有厥字

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

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

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崩川竭

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仍頻也○宋祁曰連字一本作逆字朕甚懼

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師古曰慮漸滅亡也惟漢至今二百載歷

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

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宋祁曰漢字下疑有與字今字上疑有于字朕之不德曷

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

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

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止疾自若師古

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以為不可許



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御史以解光

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

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

日繇讀與由同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

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

冀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

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宋

為字當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師古曰唯

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

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

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

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

深贊明也○宋祁曰注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

而聞師古曰謂易辭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漢興推陰

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

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

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師古

讀日髣佛與髣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億則屢中師古



前漢書卷七十五 及傳  
日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  
贊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中者耳非必  
道術皆通明也億於力反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  
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  
疆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  
辭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故贊引之也

### 前漢書卷七十五

前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眭弘傳從嬴公受春秋○儒林傳嬴公東平人受公羊  
春秋於董仲舒故弘書稱先師董仲舒也

至符節令○按百官表符節令屬少府

漢家堯後○

臣召南

按以漢為堯後始見此文然則弘

雖習公羊亦兼通左氏矣其後劉向父子申明其義  
而新莽亦因以為篡竊之本

京房傳補小黃令○地理志小黃縣屬陳留郡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胡三省曰刺史各部守州故曰

今部刺史



今爲治邪亂邪○

臣召南

按通鑑考異曰故資政殿學

士邵克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上曰

京赤極亂爾尚何道房曰余十二字据此則古本無亂

邪二字亦因以爲篡竊之本

翼奉傳與蕭望之匡衡同師○

臣召南

按儒林傳其師

冀東海后蒼也

詩有五際注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

臣召南

按孔穎達詩疏曰鄭元六藝論引春秋緯孔

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

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

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

亥又爲天門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

贊謝陰與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据此則五際

不言戌而亥爲二際矣但緯書怪妄百出其是非初

想不足辨

京帝味卦想爻開

文夫

李尋傳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臣召南

按孺字誤也据

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

君山陽張無故子孺此文張孺卽張無故而舉其字

當云張子孺傳寫之訛遂合兩字爲孺字耳

五經六緯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卽古用孟康



正說而劉攽駁之謂正說星宿何故忽云云經其論甚  
合但所云天文六緯名目劉攽亦未嘗指實也

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云云○通鑑考異曰按公卿表  
傅喜爲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  
李當是時喜已不爲衛尉矣○

歷紀開元○哀帝紀作歷數開元未知孰是又夫受天  
之元命紀作夫基事之元命

贊哀平則李尋田終術○田終術見翟方進傳又見王  
莽傳天門一

前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